

隐身人

威尔斯科幻经典

The Invisible Man

【英】赫·乔·威尔斯/著
贾敏/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隐身人

威尔斯科幻经典

【英】赫·乔·威尔斯/著

贾敏/译

The Invisible Man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人/(英)威尔斯著;贾敏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

(威尔斯科幻经典/王逢振主编)

ISBN 978-7-5366-9332-6

I.隐… II.①威…②贾… III.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2558号

隐身人

The Invisible Man

(英)威尔斯著 贾敏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冯建华 宋艳歌
责任校对:何建云
美术编辑:江东 慕蓓
插图:梁亮
封面设计:书石佳宁
内文版式:回归线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25 字数:118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66-9332-6
定价:14.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难忘的威尔斯

西方科幻小说具有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推测性著作。但是，作为现代的一个文类，它大体上始于18世纪后期同时出现的两次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复活并改变了乌托邦传统，从空间性转向了时间性，从对地球上某种想象的理想社会的描写转向了对更好的社会模式的思考，并期望通过政治变革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实现。科幻小说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它以想象的小说方式，思考社会的变革，思考它的未来，以及科学技术对这种变革可能发生的作用。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性的变化。

H.G.威尔斯 (H [erbert] G [eorge] Wells, 1866–1946) 是英国著名作家，有人把他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称为科幻小说之父。威尔斯出身贫寒，父亲早年做过园林工人，后来开一家小店，很快破产，母亲不得不到别人家去做佣人和管家。为了把自己的家庭提高到中产阶级，她便让威尔斯像他的哥哥那样到布店当学徒。1883年，威尔斯到米德赫斯特一所小学当老师。后来，他获得伦敦师范学校的奖学金，师承T.H.赫胥黎学习生物学。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人文主义的鼓吹者，对威尔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他接着教书，通过自学获得了学位，



并在为大学函授学院工作时写了两本教科书（1893年发表）。他热衷于科学报刊，189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独特性的重新发现”。1893年，他开始经常写一些文章和短篇故事。

他早期最重要的文章是“百万年的人”（The Man of the Year Million, 1893）。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胆描绘了自然科学最终会使人改变：人变成了一种怪异的生命，头和眼睛巨大，身体变小，手非常纤巧，永远沉浸在营养液里，并且在太阳变冷之后，被迫退居到地球表面之下。其他早期的文章有“飞人的出现”、“到太阳旅行”（关于太阳系风暴和电磁浪潮的宇宙观）、“可能出现的活东西”（谈到了以硅为基础的生命的可能）和“人的消失”等。这些颇有想象力的非小说作品后来收入《H.G.威尔斯早期科学和科幻作品选》。他早期的故事并无太多的冒险，大多描写人与奇异生命形式的相遇，如《偷窃的杆菌》（The Stolen Bacillus）和《奇怪的兰花开放》（The Flower-ing of the Strange Orchid）等。

《顽固的亚尔古英雄》（The Chronic Argonauts）是他1888年为《科学流派杂志》写的系列文章，后来他的重要作品《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就是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写成的。《时间机器》勾勒了未来地球生命的进化：人类再分为柔弱的埃洛伊人和野兽似的莫洛克人；两种人最终都消失了，而随着太阳变冷所有已知的生命也都衰败。正如所有经典作品一样，人们永远可以从解中解读出新的意义。有人认为《时间机器》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工人阶级被迫在地下劳动生活的悲惨状况；也有人认为它反映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还有人认为它表现了追求公正、消除社会偏见和虚伪的愿望；今天



更有人把它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被称做社会科幻小说的主要原因。

《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A Grotesque Romance) 是威尔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如副标题所表明的，它是一部奇异的罗曼司。隐身人狂热地追求科学发明，但因为贫穷，便去偷、去抢，甚至造成他父亲自杀；为了获取权力，他借用隐身术杀人；为了复仇，他丧失了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本关于科学的傲慢带来毁灭的作品。因此，它的基本主题是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威尔斯在赞叹科学力量的同时，表明了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科学的利用——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学界非常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同样也涉及到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威尔斯关于社会问题的描写，更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星球大战》之中。奇形怪状的火星入侵犯地球，他们凭借一种巨大的机器，横行无阻，用热线、毒气和火箭杀害所有的人。村庄和城镇被毁灭，伦敦也难逃厄运。他们靠吸食其他动物和人的鲜血为生，不知疲劳困倦，而且无性别之分。他们征服了人类，成为世界的主人，迫使人类像动物一样生存。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对病菌的免疫力，最终一下子全死了；而人类因为能够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生存下来。《星球大战》无疑受到进化论和科学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从今天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也可以说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火星象征殖民主义者，他们依靠坚船利炮在非洲或亚洲横行霸道，但最终被驱逐出境。其实，就在小说出版之际，英帝国就为掠夺资源在南



非发动了侵略战争。小说把背景设在伦敦，显然具有反讽的意味。小说于1938年被美国改编成广播剧，一时间大为流行；1953被改编成电影（背景改为洛杉矶），被誉为乔治·帕尔拍摄的最成功的影片；1988—1990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同样赢得了大量观众。

总起来看，威尔斯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而且他的想象力具有生物和历史可能性的坚实基础。因此人们认为，他的最好的作品是科幻小说应该追求的典范。虽然他渴望成为主流著名作家的欲望使他大胆的想象力一度受到约束，但他仍然被认为是英国科幻小说之父，是科幻界的天才，并且对后来的科幻小说、尤其美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逢振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学者、西方文论专家）

目 录

| | |
|-------------------------|----|
| 前言：难忘的威尔斯 | 1 |
|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 1 |
| 第二章 泰迪·亨弗雷先生的初次印象 | 8 |
| 第三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 13 |
| 第四章 卡斯先生拜访陌生人 | 20 |
| 第五章 牧师家被盗 | 26 |
| 第六章 疯狂的家具 | 28 |
| 第七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 32 |
| 第八章 在途中 | 43 |
| 第九章 托马斯·马维尔先生 | 44 |
| 第十章 马维尔先生访问伊宾 | 50 |
| 第十一章 在车马客栈里 | 53 |
| 第十二章 隐身人大发脾气 | 57 |
| 第十三章 马维尔先生要求辞职 | 63 |
| 第十四章 在斯多港 | 66 |
| 第十五章 奔跑着的人 | 72 |
| 第十六章 在“快乐的板球手”客栈里 | 7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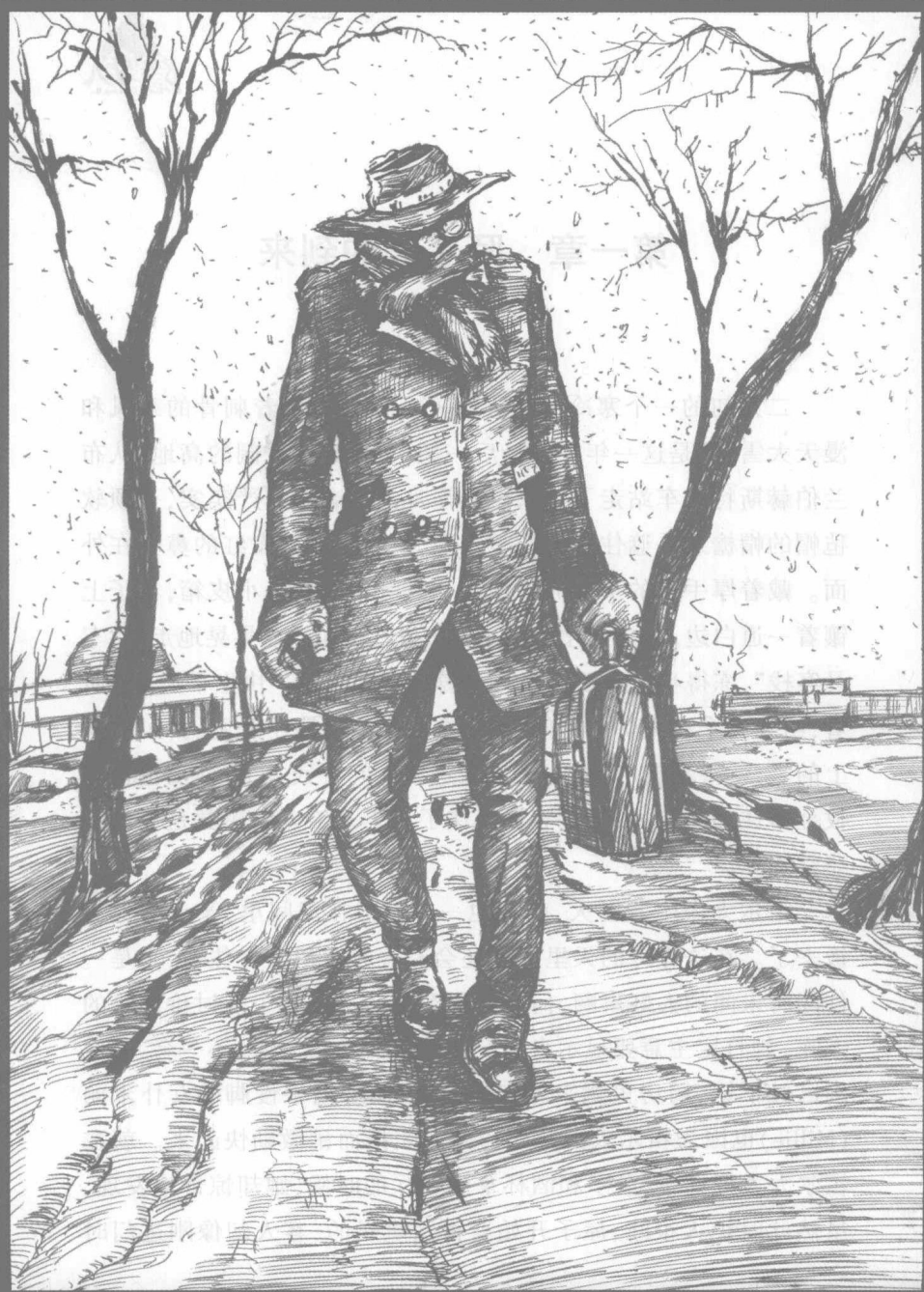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七章 | 肯普医生的客人 | 78 |
| 第十八章 | 隐身人睡觉 | 87 |
| 第十九章 | 某些基本原理 | 91 |
| 第二十章 | 在波特兰大街的房子里 | 97 |
| 第二十一章 | 在牛津街上 | 107 |
| 第二十二章 | 在百货公司 | 112 |
| 第二十三章 | 在德罗利小巷 | 118 |
| 第二十四章 | 失败的计划 | 127 |
| 第二十五章 | 追捕隐身人 | 132 |
| 第二十六章 | 威克斯蒂德被杀 | 134 |
| 第二十七章 | 包围肯普住宅 | 139 |
| 第二十八章 | 作法自毙 | 148 |
| 尾 声 | | 156 |
| 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生平和主要著作年表 | | 159 |



第一章 陌生人的到来

二月初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陌生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大雪，那是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场大雪，越过开阔的高地，从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走了出来。他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一顶软毡帽的帽檐几乎遮住了他的整张脸，只露了冻得发红的鼻尖在外面。戴着厚手套的手费力地提着一只沉重的黑色小皮箱，箱子上镶着一道白边。他的肩膀和胸前满是积雪。他摇摇晃晃地走进“车马客栈”，冻得半死不活的他，把皮箱一扔，叫道：“快生个火，”“听着，给我开个有火炉的房间！”他在酒吧间里跺了跺脚，抖了抖身上的雪，就跟着霍尔(Hall)太太走进客厅问价钱去了。然后他把两枚金币往桌上一扔，便在客栈里住了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他出手非常阔绰。

霍尔太太生着了火，就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亲自给他做饭去了。在这么冷的天里居然还会有客人在伊宾村住宿，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好事啊，何况这位客人还不是一个爱讨价还价的人呢。她打定主意要显示自己交此好运而受之无愧。不一会儿，咸肉已经下锅，厨房里飘来咸肉的香味，而那慢手慢脚的女仆米丽(Millie)也因为霍尔太太几句巧妙的表扬而稍微勤快起来。就在霍尔太太把桌布、盘子和酒杯拿到客厅的时候，她却惊奇地发现，虽然此时炉火很旺，屋子开始变得暖烘烘的，客人却像刚进门时





那样，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着她站着，凝视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那双戴着手套的手背在身后，似乎陷入沉思冥想之中，她注意到他肩上融化的残雪落在她的地毯上。“先生，要不要把你的帽子和外套拿到厨房去烤干？”她说。

“不必了。”他没转身，不带任何表情地说道。

她没有听清楚，正打算再问一问他。

他只是转过头看着她。“我不想脱。”他加重了语气。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玻璃的蓝色护目大眼镜，还有一脸浓髯拖在外套领子外面，把他的脸全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随您的便，反正房间很快就会暖和的。”

陌生人不但不回答，还很快把脸转了过去。霍尔太太觉得自己有点不知趣，便匆匆地把手中的餐具放在桌上，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当霍尔太太再进来的时候，陌生人依然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他驼着背，领子向上翻起，滴着水的毡帽檐向下耷拉着，把他的脸和双耳全遮没了。她把一盆咸肉和煎蛋往桌子上重重一放，大声喊道：“您的饭好了，先生。”

“谢谢。”陌生人冷冷地说。霍尔太太很想知道陌生人接下去会干什么。可是，在她离开屋子把门关上前，他始终站着，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就立刻转过身来，走近桌子。

当霍尔太太从酒吧间后面走进厨房的时候，听到一种声音有规律而愉快地重复着，是一把勺子在盆子里迅速舀东西的声音。“哎呀，这姑娘！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她磨蹭得太久啦！”她自己边拌芥末，边狠狠地数落着米丽那种慢腾腾的动作。她说她已经煮好了火腿和蛋，摆好了桌子，做了这么多事了，而米丽（真是帮倒忙）所做的唯一的事准备芥末还没做好。他可是一位于新来的客人，



而且还住在这儿哩！于是霍尔太太把芥末瓶装满，庄重地把它放在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上，端进了客厅。

她敲了一下门，然后就立即走了进去。这时陌生人迅速地动了一下，因此她只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桌子后面一晃就不见了。好像他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似的。她把芥末瓶放在桌上，这时她看到客人已脱下外套和帽子，放在壁炉前的一张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靴子正靠在她的炉围档子上，靴子的水汽很有可能使炉围的铁皮生锈。于是，她趋身向前，讨好地说：“我想，现在可以让我把这些东西拿去烘干了吧？”

“别碰帽子。”陌生人大吼一声，把霍尔太太吓了一跳，她转过身来，见他抬起头正注视着她。此时，她惊慌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看见陌生人用一块白布——他自己随身带的一块餐巾——捂着嘴和下巴。当然使霍尔太太吃惊的并不是这一点，她之所以如此吃惊，是因为她看到那副眼镜以上的整个额头缠满了白色的绷带，另一条绷带缠住了他的双耳。他身穿一件深褐色的丝绒短上衣，高高的黑色亚麻衣领一直翻到脖子外边。厚厚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之间和绷带下面不听使唤地冒了出来，乱七八糟地支棱着。除了那粉红色的鼻尖外，整个脸没有一丁点露在外面。这个包扎的脑袋完全出乎霍尔太太的意料，她看了以后，不由得吓愣了。

他没把餐巾拿开，这时她才看见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棕色的手套。那副神秘莫测的蓝眼镜正盯着她。“把帽子留下。”陌生人用冰冷的口气捂着餐巾又说了一遍。

过了好长时间，霍尔太太才从极度震惊中清醒过来。她把帽子放



回炉边的椅子上，连声道歉：“对不起，我原先不知道，先生……”

“谢谢你。”他的话总是很简短，他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门口，又移回来直望着她。

“我马上就去把它们烘干，先生。”霍尔太太一边说，一边拿着衣服出去了，正要走出门，她又看了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眼镜，而他仍用餐巾捂着脸。她在随手关门时不禁稍稍哆嗦了一下，满脸惊慌和困惑。“哎呀！”她低声说，“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啊。”她轻手轻脚来到厨房，她太紧张了，竟忘了过问米丽现在在干什么。

陌生人坐在那里，听着霍尔太太脚步声已经远去，又不放心地向窗外张望了一番，然后才拿掉餐巾，开始吃饭。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着窗户，再吃第二口。接着他站起身来，手里还握着餐巾，走过去把窗帘放下来，窗帘一直放到有白纱帘挡住的下半截窗格的上端。房间立即变得暗淡无光，他这才松了口气，安心地回到桌旁去吃饭。

“这个可怜的家伙准是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然一定是做过一次手术什么的。”霍尔太太心想，“那些绷带可把我吓坏了。”

她往炉里添了些煤，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外套抖开晾了上去。“还有那副眼镜！为什么他的头看上去更像一个潜水的头盔而不像人的脑袋呢？”她把围巾挂在衣架的角上，自言自语道，“干吗老拿手帕捂着嘴，连说话时也捂着？也许他的嘴巴也受了伤……准是的。”

她转过身子，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事。“哎呀，我的天啊！你还没有把土豆烧好吗，米丽？”她忽然改变了话题。



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这时，她以为他的嘴准是在意外事故中被割伤变形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在屋子里的整段时间他都在用烟斗抽烟，但他始终没有松开那条缠在他下半张脸上的丝围巾，因而也就始终没有把烟斗放在嘴里。但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因为在抽完之前，她看见他还看了一下烟斗。他背对着窗帘，坐在角落里。他吃饱喝足，全身暖和舒适，现在说起话来，就不像原先那样简洁得过分了。壁炉里红红的火光照在他的大眼镜上，给他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

“我有些行李，”他说，“还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他彬彬有礼地点着那裹缠着绷带的脑袋，以对她的解释表示谢意，“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问。当她回答说“没有”的时候，他似乎颇为失望。她真有把握明天没有人送信吗？难道没有人驾着双轮马车打这儿过吗？

霍尔太太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高地附近的路很陡，先生，”她在回答马车的问题时趁机说道，“一年多前，有一辆四轮马车就翻在那儿，摔死了一位绅士和他的车夫。意外事故啊，先生，发生于顷刻之间，是不是？”

可是客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引出话来的。“是啊。”他透过捂着围巾应了一声，双眼在那深不可测的眼镜后面静静地端详着她。

“发生于顷刻之间啊，可是恢复起来就费时间哩，先生，我姐姐的儿子汤姆也在里头，一把镰刀恰巧把他的手臂割伤了——在干草地里摔了个筋斗，正好碰在镰刀上——天呐！用绷带把他包扎了三个月喔。先生，说出来怕你不信，现在我一见到镰刀就害怕。”



“我很理解。”客人说。

“有一段时间，他怕他非动手术不可呢，他的伤势太重了。先生。”

客人粗鲁地大声笑起来。那笑声跟狗吠一样，似乎他的嘴要咬人。“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可是说到我为护理汤姆所做的事，却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那时我姐姐还要忙着照顾她那几个更小点的孩子，所以汤姆只能由我来护理，又是缠绷带，又是解绷带，先生。所以，假如我冒昧地问一句，先生……”

“给我拿点火柴来好不好？”客人突然粗鲁地说，“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突然被打断了。她把她对受伤的人所做过的好事都讲给他听以后，他还这样粗鲁地对待她的好意，真是太无礼了。她气呼呼地朝他愣了片刻，想起他付过的两枚金币，于是就去拿火柴了。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的时候，他简洁地说了一声，转过身再次凝视着窗外。太令人失望了。很显然他对动手术啊，绷带啊这类的话题很敏感。她不敢冒昧地往下说，然而房客对她的冷落使她恼火，所以那天下午米丽的日子很不好过。

客人在客厅里一直待到下午四点，始终没一个人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相当安静，似乎在愈来愈暗的光里坐着，靠近火炉抽着烟——也许在打瞌睡。

但留神听一听，会听到他加了一两次煤，大约每过五分钟还可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的声音。他似乎还在自言自语，然后，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扶手椅就吱嘎吱嘎地响。



第二章 泰迪·亨弗雷先生的初次印象

下午四点钟，天色已经相当昏暗了。霍尔太太正要鼓足勇气进屋去问客人要不要喝茶，这时，钟表匠泰迪·亨弗雷(Teddy Henfrey)走进了酒吧。“我的天呐，霍尔太太，”他说道，“对穿靴的人来说，这天气实在太可怕了！”外边的雪下得愈来愈大。

霍尔太太表示同意，然后注意到他随身带着工具袋，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你来得正好，请帮我看看客厅里的那只旧钟。它还能走，敲点报时也挺响，就是时针老是指在六点上。”

霍尔太太一边说一边领着钟表匠来到客厅门前。敲了敲门就走了进去。

她在开门的时候，看见客人坐在炉前的扶手椅里，像是在打瞌睡，裹着绷带的脑袋垂在一边。屋里唯一的光线就是炉火的红光。一切东西都变得幽暗发红，在她看来更是一片模糊。因为她刚刚点着了酒吧间里的灯，还感到炫目。可是她立刻就觉得那客人好像有一张大嘴，咧得大大的，这张难以置信的大嘴把他下半个脸整个都吞掉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裹得白白的脑袋，瞪着那双极大的眼睛，还有下面那道巨大的裂缝。这时他动了动身子，在椅中蓦地惊跳起来，抬起了手。她把门大开，屋里比以前亮点，这时她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脸仍用围巾捂着，就像她刚见到时他用餐巾捂着一样。她以为幻影骗了她。

“先生，对不起，能让这个人来修一下钟吗？”她边说边从她一